三餘贅筆

病逸漫鈔

琅琊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三餘贅筆

都卬著

本館據續知不足齋
叢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三餘贅筆 全

吳郡 都卬 著

夜半日出

漢封禪記云泰山東山名曰日觀雞一鳴時見日始出近閱島夷志云琉球國有大崎山極高峻夜半登之望暘谷日出紅光燭天山頂爲之俱明又宋學士集云補怛洛迦山在東大洋海中雞鳴先見日出輪赤如火流光燭海波閃爍不定唐人詩云海岸夜深嘗見日非虛語也

古字相反

古字有相反者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是以亂爲治也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息爲長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禮曰祲纓皆佩容臭是以臭爲香也禮曰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是以坐爲跪也如此類者甚多

飲食必祭

古人每飲食必祭未有不祭而飲食者今之釋老食時猶祭而士大夫乃反不行古云禮失而求之野此亦可見

十友十二客

宋曾端伯以十花爲十友各爲之詞茶蘼韻友茉莉雅友瑞香殊友荷花浮友巖桂仙友海棠名友菊花佳友芍藥豔友梅花清友梔子禪友張敏叔以十二花爲十二客各詩一章牡丹賞客梅清客菊壽客瑞香佳客丁香素客蘭幽客蓮靜客茶蘼雅客桂仙客薔薇野客茉莉遠客芍藥近客敏叔名景修宋禮部郎中吳中人

傳書鴿

鳥之中惟鴿性最馴人家多愛蓄之每放數十里或百里外皆能自返亦能爲人傳書昔人謂之飛奴一友言家有老僕正統間嘗以事往淮陽一日大風雨有鴿墮逆旅主人屋上困甚主人將取烹之見其足繫書一封裹以油紙視其封蓋此鴿自京師來才三日耳主人憐之不敢啓封乾其羽毛縱使飛去

艾一炷

醫家用艾一灼謂之一炷沈存中云以炷人爲法其言若干炷炷人當依此數老幼羸弱量力減之

梓潼神

梓潼神祠在處有之而學宮事之尤謹按梓潼爲四川屬縣四川上直參宿參有忠良孝謹之象其山水深厚爲神明之所宅或謂斗魁爲文昌六府主賞功進爵故掇科之士往事之或謂神爲張宿之精詩所謂張仲孝友是也其說不可深考

晝夜百刻

晝夜有十二時。十二時有百刻。一時八刻。以十二時計之。止九十六刻。餘四刻不知何在。或以問予。予曰。天地之間。不過陰陽兩端而已。晝夜者。陰陽之象也。以晝夜而分之。則有十二時。以十二時而分之。則有百刻。以百刻而細分之。則又有六千分焉。非陰陽之數止於此也。蓋陰陽無窮盡者。愈推則愈有。姑以六千分而爲之限耳。故以一刻言之。則得六十分。八刻六八四百八十分。亦多二十分。蓋八刻有上四刻。下四刻。上四刻如初刻正也。有初初刻多十分焉。合二百四十分。所以十二時一百刻而總六千分也。

吳綾出火

吳綾爲裳。暗室中力持曳以手摩之。良久火星星出。蓋吳綾俗呼爲油段子。工家又多以脂發光潤人服之體氣蒸鬱。宜其致火也。

論語辯惑

金翰林學士王若虛嘗著論語辯惑。其總論曰。解論語者有三過焉。過於深也。過於高也。過於厚也。聖人之言。亦人情而已。是以明白而易知。中庸而可久。學者求之太過。則其論雖美而要爲失其實。亦何貴乎此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自謂其不得聞。而宋儒皆以爲實聞之。問死問鬼神。夫子不以告子路。而宋儒皆以爲眞告之。終篇堯舜禹湯之事。寂寥殘缺。不當强解。而或謂聖學所傳。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若是之類。皆過於深者也。聖人雖無名利之心。然常就名利以誘人。使之由人欲而識天理。故雖中下之人。皆可企而及。茲其所以爲教之周也。如曰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此正就名而使之求實也。而謝

顯道曰是猶有求名之意非聖人之至論子張學干祿夫子爲言得祿之道此正就利而使之思義耳而張九成曰聖人之門無爲人謀求利之說祿之爲義自足而已甯武子邦無道則愚夫子以爲不可及楊龜山曰有知愚之名則非行其所無事言不可及則過乎中道矣蘧伯玉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夫子以爲君子而張南軒曰此猶有卷懷之意未及乎潛龍之隱見果聖人之旨乎若是之類皆過於高者也凡人有好則有惡有喜則有怒有譽則有毀聖人亦何以異哉而學者一以春風和氣期之凡忿疾譏斥之詞必周遮護諱而爲之說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人固有晚而改節者然概觀之亦可以見其終身矣而蘇東坡皆疑其有爲而言子貢問當時從政者夫子比之斗筲而不數蓋師弟之間商乎眞語何害於德而張九成極論以爲自稱之詞至於杖叩原壤呼之爲賊此其鄙棄無復可疑而范純夫猶有因其才而教誨之語若是之類皆過於厚者也知此三者而聖人之實著矣若虛字從之博學有高才詩學白樂天文以歐蘇爲正脈平生於經解不喜張九成史例不取宋子京詩不愛黃魯直著論辯之凡數百條遺山元好問嘗表其墓

鹿角

今官府衙門列木於外謂之鹿角蓋鹿性警羣居則環其角圓圍如陣以防人物之害軍中寨柵埋樹木外向亦名曰鹿角

道家南北二宗

今之道家有南北二宗。其南宗者。謂自東華少陽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漢鍾離權。權授唐進士呂巖。巖進士劉操。操授宋張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薛道光。道光授陳楠。楠授白玉蟾。玉蟾授彭耜。其北宗者謂呂巖授金王嚞。嚞授七弟子。其一正處機。次譚處端。次劉處玄。次王處一。次郝大通。次馬鈺及鈺之妻孫不二。此外又有所謂全眞者。其名始嚞。蓋嚞大定中抵寧海州。馬鈺夫婦築庵事之。題曰全眞。由是四方之人凡宗其道者。皆號全眞道士。

淫沛

浙中人家水溝。多用陶瓦爲之。如竈突狀。名之曰淫。取其流通不壅滯也。此地少水。人家多於山上置閘蓄水。遇旱歲開以灌田。名之曰沛。取沛然之義也。

風馬牛

書云馬牛其風。左氏傳云風馬牛不相及。蓋牛順物乘風而行。則順馬健物逆風而行則健。

蕈

蕈生背陽溼地。風味殊美。然間有毒者。食之往往殺人。周公謹齊東野語嘗載其事。近傳一法。煑時和燈心草。或以銀簪淬之。若燈心與簪色黑。卽有毒。棄之勿食。

辯鳥雌雄

鳥雌雄不可辯者。視其翼。左掩右爲雄。右掩左爲雌。一說拔其毛置水中。沉者爲雄。浮者爲雌。

戒指

今世俗用金銀爲環。置於婦人指間。謂之戒指。按詩注。古者后妃羣妾以禮進御於君。女史書其月日。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者著於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則世俗之名戒指者。有自來矣。

老醫少卜

世言老醫少卜。則醫者以年老爲貴。卜者以年少爲貴。老醫人皆知之。問之少卜不知何謂。按王彥輔麈史云。老取其閱。少取其決。乃知俗語其來久矣。

鍾馗歷日表

唐故事。歲暮賜羣臣歷日。幷畫鍾馗。劉禹錫有代杜相公謝鍾馗歷日表云。圖寫威神。驅除羣厲。頒行元歷。敬授四時。弛張有嚴。光增門戶之貴。動用協吉。常爲掌握之珍。又有代李中丞謝鍾馗歷日表云。績其神象。表去厲之方。頒以歷書。敬授時之始。

急須僕憎

吳人呼暖酒器爲急須。呼暖飲食具爲僕憎。急須者。以其應急而用。吳人謂須爲蘇。故其音同。僕憎以銅爲仆。言僕者不得竊食。故憎之也。

說虎軒

宋鄉先生范文穆公愛談虎事。嘗搆一軒。榜曰說虎。予齋居無事。客有談及此者。因舉舊聞一二以資博識。虎類能識人氣。未至百步。輒伏而嗥。聲震山谷。須臾奮躍搏人。人有勇者。不爲之動。虎止而坐。逡巡弭耳而去。又虎骨甚異。雖咫尺淺草能身伏身露。及其嫮然作聲。則嵬然大矣。又虎不食小兒。兒凝不知虎之可懼。故不得而食。兼不食醉人。必坐守以俟其醒。非俟其醒。俟其懼也。又人或囓虎口。其神魂被虎所役。往往爲之前導。今之人凡死於虎者。衣服巾履皆別置於地。非虎之威能使之自解。是鬼之爲也。又虎饑則兼果實皆啖。不特獸也。凡食男子。必自勢起。婦人必自乳起。惟不食婦人之陰。或遇之者。當作勢與之敵。而屢退。引至曲路。卽可避去。蓋虎不行曲路故也。又虎食犬則醉。犬虎之酒也。

白樂天愛姬

白樂天有愛姬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有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他日又有詩云。菱角執笙簧。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注云。菱谷紅紫皆小臧獲名。則樂天之侍兒。蓋不止於蠻素而蠻素特其尤耳。

雷公電母

俗呼雷電爲雷公電母。然亦有所本。易曰。震爲雷。離爲電。震長男。陽也。而雷出天之陽氣。故俗云雷公。離爲中女。陰也。而電出地之陰氣。故俗云電母。

象象

或問易之豕象何以取義。予曰。繫辭已有明說。不必深究。舊嘗見一說云。二字皆假獸以名。豕爲大豕。行則俯首。一望而全體皆見。故統論一卦之體。取以喻之。象有六牙。故六爻之義取以喻之。

鬚眉髮

人之鬚眉與髮。皆毛類也。而鬚下生。眉橫生。髮上生。或問予亦有說乎。予曰。鬚、腎屬也。腎爲水。水潤下。故鬚下生。眉、肝屬也。肝爲木。木旁敷。故眉橫生。髮、心屬也。心爲火。火炎上。故髮上生。

古玉器

古玉器有奇特細巧。非人所能雕琢者。多傳鬼工所爲。予曰。非也。此皆昆吾刀及蝦蟆肪脂也所刻。按本草云。蝦蟆能合玉石。陶隱居亦云。其肪塗玉。則刻之如蠟。但肪不可多得。取肥者剉煎膏以塗玉。亦軟滑易琢。惜未嘗試耳。

二十三十字

二十三十二字。按說文二十作廿。音入。二十幷也。卅先合反。三十之省便。古文也。國語云。行玉二十毀者。正作此字。泰山泰碑亦云。皇帝臨立二十有六季。則又以四字爲句。而以二十爲一尤明白矣。

角三弄

譙樓畫角之曲有三弄。相傳爲曹子建作。其初弄曰。爲君難。爲臣亦難。難又難。再弄曰。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三弄曰。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難。今角音之嗚嗚者。皆難字之曳聲耳。

病逸漫記

陸鈇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紀錄彙編及歷代小史皆
收有此書紀錄所收較歷
代爲多故據紀錄本影印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一

病逸漫記

陸釴

國朝欽天監每年二月初一日進曆樣十一月朔頒大統曆於百官進　內有　上位曆七政曆月令曆士遜曆又上吉日十二紙每月粘一紙于宮門御屏上又賜諸王有中曆各布政司則皆禮部降鑄欽天監印以所造曆偏及民間無欽天監印者私造律處斬

八月聽選監生袁慶祥江西袁州人進一本內言

朝廷賞賜過多所入不當所出刑部尚書董方不能執法而折辱屬官又言欲慎簡縣令正本清源從學校監貢始黜去衰老以止貪汚起用高明夏損張元禎羅倫奏入送東華門打五十

內閣商輅等上言六事節財用開言路餙邊備足邊餉重地方慎刑罰

雲南鎮守太監錢能獻金銀結絲燈

三里河在天地壇前去通州五十里地形高通州六丈九尺置二閘可行舟但有一二處走沙大通橋去通州四十地形高通州五丈置十閘方可行舟

仁宗皇帝駕崩甚速疑爲雷震又疑宮人欲毒張后誤中上予嘗遇雷太監質之云皆不然蓋陰症也

錢溥素善內官王倫陳文與溥東西隣謂溥曰倫来君當見報一日倫至而溥不言文甚嘶之　上初即位倫以潛邸舊人頗自尊大於老內官若牛倫輩皆易視之文　仁壽太后初嘗欲見　上于東宮爲倫所沮以故交惡之遂下倫獄溥坐交通預草　上即位詔并下獄黜爲順德知縣文在內閣頗與力焉

徐有貞初名珵　正統十四年建南遷之諫內中甚

惡之後吏部擬進輒不見用遂易今名珵博學能文辭任智挾數天順元年以復辟功陞武功伯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諸學士草復位詔有貞獨不署已而 上問故有貞乃別挾詔草以進內云豈期監國之人遽棲當宁之位等語蓋謂 景泰帝爲篡也

英廟有意江南買辦諸學士難言欲持不可而有貞度不可言將入對紿學士薛瑄云寻若多言恐忤 上意若度稍可當從後觸止之瑄以爲信於其語半時其後有貞即大聲曰薛瑄欲有所言 上

問言何事瑄倉卒無對即以買辦一事言之　上不悅而罷

英國公張輔坐五軍營襄城伯三千營武靖伯趙輔神機營撫寧侯朱永寧西侯蔣琬團營冬夏每月操三日春秋五日間操一月之內凡十五日

錦衣衛校尉五所約八九千人二十四監催事二百五城巡城五百東西廠共二百朱楮揮一百袁指揮一百巡店三十名上直每番連官共五百二十力士五所將軍一所清軍所達官

太僕寺丞十二員分管北直隸山東河南地方三年

一易孳生馬匹一牡三牝爲一羣一歲産駒三匹三年差內官車駕司主事大僕少卿各一員印烙俵散其送至寺者則給與順天府寄養每歲江南北共納馬二萬匹江南折銀十兩一匹歲收烙馬百匹印馬駒用種字印大馬用江字印　遼東養馬皆息軍　國初以富民充專養馬匹不以征進馬毛稀毳而齒少者是老馬所産馬眼光照人見全身者其齒最少照半身者滿十歲所照漸短其齒愈大又云識馬有病無病取其毛附掌中相粘者爲無病粘少者則有病

事相等得前後通考御史外除則不得通考有司官考滿至部如戶口不增者送問清軍得三分以上者得陞其餘雖錢糧未完不在問例

迤北進貢者待之厚於四夷順天府供床帳禮部置酒宴光祿人日供米一升肉一斤酒半瓶又　欽賜下程每五日五人供羊一隻米五升酒若干賞賜頭目十六表裏一云八表裏加賜織金其餘各兩表裏又各人衣服一套靴鞾全馬價高者三表裏次者二表裏其驅番大同者取萬億庫錢糧供給萬億庫錢糧頗爲大官侵欺以馬草爲名軍士

所得者少而官入已者多
光祿寺教坊司皆禮部支糧教坊司支糧者七百餘
人光祿行移俱以手本至禮部禮部爲轉行科以
手本至順天府轉行蓋光祿六科皆內府衙門故
也
尚寶司所領寶璽凡十二顆第一　皇帝奉天之寶
郊天齋醮用之第二　尊親之寶上尊號用之第
三　親親之寶有大小二顆　誥命之寶　勅命
之寶　廣運之寶用之最多　勅命遠去者悉用
一寶封識其文云冊符出驗四方凡寶皆內尚寶

司女官掌之遇用寶則尚寶司以揭帖赴尚寶監尚寶監請旨然後赴內司領取歲用寶三萬餘顆歲終尚寶司繳進數目

白浮泉今入清河一眴泉在甕山後已塞甕山下玉龍雙龍青龍等泉入西湖經高良橋注皇城濠一自西流入內一自東會入通惠四里至慶豐慶豐十一里至平津慶豐地形高平津一丈許水陡絕故平津閘開則慶豐河身立見議者欲於慶豐南添置一閘又云濬慶豐河身然濬深則西淮易至恐不若增閘之便平江伯陳某盡力欲通舟左右

豸阻之或云道士仰殲高爲　上言黑青之出爲
濬河之故或云河通則西湖田不可種故権貴止
之迄無成功
子游之武城今兗州府嘉祥縣魯之西郊狩而獲麟
之地
張子房墓云在壽張當再攷
張秋舊云景德鎮　西鄆城曹州定陶以至金龍口
正統十三年河決處
禮部選駙馬同司禮監太監欽天監官筭命錦衣百
戶視其隱駙馬曾聘者聽其所從

鄭村壩以鄭當時得名
于準江西餘干人能通五經
天下王府惟蜀府最富楚府秦府次之楚府昭王
太祖高皇帝愛子田地最多故富其他如韓府褒
城范德最貧至有衣不能舉衣食不能充者
漢時封王止以皇帝所生之子爲王王之嫡子世爲
侯其他支庶皆同庶人但嬗其徑後今王之子爲
郡王郡王之子爲鎮國將軍自此以降凡六等至
其末世爲奉國中尉故不能無窮迫之弊
王妃之父駙馬之父俱爲兵馬指揮無祿

母雖以子貴然嫡在則不敢並封生母未封則子嫗
亦不敢受封
三年滿知考退官老疾者同致仕例罷軟與素行不
謹者冠帶閑住但有冠帶無品級一應服色儀伏
皆不得用其有贓者爲民
將軍馬日給料四升草十五斤校尉以下馬俱三升
選將軍身長五尺三寸塹城磚一堄重四百斤方
爲中式隸錦衣衛月食米二石五斗侍衛二十年
以上得冠帶此係詔書內事例不爲常格其數纔千人每直三
百二十四人其四十八人身幹最長分兩番侍立

奉天門東西各十二人其餘布立丹陛左右
廣平侯袁瑄總領宿衛忻城伯懷寧侯輪直宿衛九
門凡十八衛內外開閉圖子手二千六百作兩番
指揮八人日輪一人銀牌一千寻少校尉五百三
十將軍三百二十四侯伯以下帶仁字號金牌將
軍以下帶智信等號金牌其餘帶銅牌雖名金牌
亦以銅爲之銅牌式較長
各處之巡撫都御史總兵參將等俱請雙馬或單馬
或雙船單船符驗先從兵部題本得　旨車駕司
以手本送尚寶司尚寶司又題本得　旨然後給

與勘合起送印綬監閔領他日繳納又從車駕司
送尚寶司尚寶司顯繳其餘小官出行但以車駕
其字號符驗從會同館起閔其符驗隨繳入車駕
司巡按御史出巡領印與領雙馬符驗行移同
五軍三千神機團營軍共二十五萬之數連各處輪
番有三十萬之數團營十二萬稱爲精軍　南京
不過四五萬之數鎮江除京操不滿百名
天下歲運米至京師者有四百餘萬民糧不在其數
南京御史刷卷清軍皆從北京都察院進本點差遣
人賫印送去

南京飯貧米領於光祿寺內官主之悉用白糧米爲贋

京師去年七月有尼妖　上遣內官汪賢出主灰廠中訊鞫之後即以灰廠爲西廠伺察陰私今四方以妖言見捕者日至其來未艾以尼爲之禍端南和縣執送一人名王英者能行鍼布彩法

東直門外二十馬房收草料每一房用太監三人每草一萬須用銀二十兩其馬數不許查理嘗有一進本乞查理馬數問發充軍

通州五衛通州衛係在京衛分其左右衛并龍虎等

衛皆外衛

通州秋青草自　正統十四年其積草爲虜所焚自今天津入衛打秋青草遂以爲例

在京倉糧每月放二十七萬石內承運庫每季散軍職折糧銀十二萬兩其軍職通計二萬七千有餘

翰林檢討王稱字孟揚其父某在勝國時守潮州值天兵至竄歸閩中其友吳海屢勸某死某以無嗣辭既而得僊吳復勸之死某曰吾今可死矣期在明日吳明日素服往弔至則某自縊于後園君子曰守土之官當死千古有子無子豈可復計惜

哉其之死緩也然其雍容商確不以事過而志其心亦賢也矣

姚壽南陽泌陽人父仲道　永樂九年舉人母某氏喪明居床褥者十五年壽事之甚謹每奉酒食必跪進鄉人初不能知後從門隙窺視始知其然遇其母沐浴身親奉之不使其妻爲力謂妻曰汝未必不獻吾母也

南陽衛頗有淫風其林氏女聘未行而夫卒乃白其母至夫家送葬畢遂行三年之喪事其舅姑曰舅姑無他男獨妾夫今已死吾寧忍去耶太守段堅

賢之月廩其家

温州平陽小木最工寧波奉化大木最工木匠中又有圖曲一色如做交椅凳桌之類

高季迪撰蘇州府上梁文爲御史張度廣東人所奏與知府魏觀等俱罹極典

甕城北甲乙丙丁戊五庫與天財承運等庫惟天財庫貯罰銀香料等項最富甕城內文華殿南是內承運庫以藏銀絹除歲用外其餘皆入內女官庫雲南各處礦銀各鎮辨銀歲進若干各入女官庫其各處折糧銀有一項入太倉以備邊用歲送西

比諸處三十餘萬兩

景泰間廢儲之議自廣東指揮王弘發之其謀出於江學士淵當時詔草有云父有天下傳之子乃何文淵之語天降下民作之君則陳循之言當時以爲妙對後文淵家居與楊侍郎家爭田不勝遂訴於朝其中有云父有天下傳之子實有以發之發之以自邀功可謂自實其罪者矣

英廟復辟群臣奏請建儲初云復立元良蓋專言今上王文之子改云選立元良後迎湘之說實基於此豈文等自以罪逆深重無面目見　上故妄

意欲選立耶可謂自取誅滅矣

正統十四年　駕幸土木成國公朱勇軍駐鷄兒嶺有　旨徵還勇以虜薄嶺口我軍一徹虜即至矣　上不從遂内徙虜至　駕陷時　駕下營平地四面皆山

兵部尚書鄺野一日與恭順侯吳某取五軍軍數恭順聞於上鄺走謝以軍之數非外人所預知此祖宗舊制

正統十四年十一月北虜以六騎犯河間時都御史陳鎰御史姚龍等應赴失期合城宵遁渡滹沱河

斷橋結三營以待合堅城而屯曠野可謂無謀之甚矣城中番者惟七十餘家

景泰七年征銅鼓等處苗蠻兵部尚書石璞總督軍務工部尚書王永壽提督軍務侍郎一人大監六人郎中二人摠兵方英以京軍千餘至南京發將調各處軍八萬征進中軍都指揮董梁以五哨從公入進其苗民所居凡十四寨每寨二三千人大率柔脆之兵遠勞天兵所費過多非所宜也

景泰七年黃蕭養反黃蕭養以強盜禁廣州獄時無賴子弟若干人繫獄獄吏與之索錢不可得盡實

之重刑與蕭養同處因相通謀置兵器于飲食中後劫牢出嘯聚為亂有都指揮王清被擒嘗臨城勸降蕭養所為詔文疑出其手後死以陣亡聞亦在褒贈之列

修撰岳正字季方之入內閣太監牛玉所薦也墓志作王翱薦正父其指揮與牛玉善故數稱薦正於天順元年五月十一日入閣先一日英廟召至文華殿喜其壯人又所親擢第三人令與呂原協同辦事入閣僅一月前後宣召無虛日正以天下事自任即語上欲乞解曹石兵柄上令往諭

之正即親往道所以保全之意石駁之請上慟哭乞哀　上云非干　朕岳正言汝二人有謀反意故爾由是二人怨正

某月某日有人於左順門進一本假給事中李秉彝出名內具詳品曹吉祥徐有貞等數人善惡內云曹吉祥之權不減王振而曹欽之惡不減山林阁石亨不與時有貞閑住吉祥怒令京師大索且勸　上榜示必得其人逮捕至者頗衆正自云與呂原許彬諸人勸止

羅綺都御史其爰妾石亨之妹也綺外除以亨爲內

援且以銀千兩賂吉祥求轉京職吉祥云此易事但欲汝陰索徐有貞事來告不患不得也羅竟無所報

岳正之被黜也頗以饒舌之故　上嘗疾視之曰岳正敢多言乃爾耶後以家事田赴之顧爲曹石所恕出爲欽州同知尋以逗遛發兵軍曹石敗放回原籍爲民

雲南木邦宣慰司龍川宣撫司俱有寶井出寶石宣撫司囊行美是娘人名頗與宣慰作抗不能屈服五月初九日罷西廠　上使御馬監太監汪質即西

厥審問妖尼遂以校尉百人與質專以伺察爲事而百户韋英爲質鷹犬遣人四出所得贓吏一二然自達官以下許先報後聞凡文官無辜受其屈辱者甚多御史黃本以道遇韋英失敬遂爲英鞭撻不可言左都御史李實迎候風旨惟恐或後復與英結爲父子恬不爲耻自後尚書以下人人自恐至内官黃暘等亦受窘迫暘等擿内閣商輅等及六部尚書同日奏質年幼不識世務韋英奸惡小人害及無辜有傷正體　上即曰令單去西厥官校各回原衛着役汪質入内十二日着黃暘過

南京陳祖生降一級往鳳陽十六日調尚寶卿朱輝爲四川某府同知汪景昂等四人爲禮部郎中等官

仁宗在東宮時監國爲漢府所譖蓋　太宗初有易儲之意而高煦實覬覦之故也於是使給事中胡濙往伺察　仁宗令書其不軌事以聞時梁潛黃淮楊士奇等皆東宮官善於保護教太子守禮法而濙亦不敢曲意上承回朝但言　皇太子敬天孝親　上意稍解後終見譖乃徵諸　東宮官悉下獄士奇引咎得免黃淮等繫獄十年潛語家人

云此長麻線也不足多慮後竟被害

國朝修永樂大典亦宋朝修冊府元龜之意

弘文館在大內之西　正統中始革去黃淮金問嘗直事

正統初選經筵官閣下悉以翰林院官充選時　章后在內批云如何不見居外賢良以　旨付弘文館於是劉球等纔入自部屬進次經筵

京師通州兩處積米除每歲支用外餘二千餘萬可六七年之食

王信替李某王朝遠替宋有文　井肅　李敬替張鎣　大

同彰武伯楊信率將江山陳鶴替彭諲秦絃巡視以北三關王永駙馬十日謝恩

偏頭關近榆林寧武關居中鴈門關在東

正統初年北京東角頭有馬姓者通其里嫗某遇嫗之夫自外歸馬潛隙以伺至五鼓夫起有他出以天寒不欲其嫗同起且爲之覆被按撫極其周至然後去馬竊視之甚審因念其夫之篤愛如此而其嫗乃反誅外通於人甚爲之不平入厨中取刀殺其嫗而去後以夫殺死坐其夫棄市馬遂陳其見殺之由曰是其殺之也監刑者止其事遂皆釋

之

國朝以漢中府隸陝西瞿州等衛隸湖廣者所以分全蜀之險　山西磁州守禦千户所在河南界中直隸寧山衛蒲州守禦千戶所在山西境内亦犬牙相制之意

戴村壩以分汶水出龍王廟口入運河堰城堋以分汶水入洸河出濟寧金口壩以分泗水入洸河出濟寧水利主事公廨在寧陽

東宮官典璽局郎覃吉廣西人自云九歲入内余初在内書館教小内吏吉提督内使因識其人亦一

温雅誠篤之士識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不能過輔導東宮之功爲多大學中庸論語等書皆其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説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兵務以至宦官專權寇國情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願得天下有賢主足矣　上嘗賜　東宮莊吉備晓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　主所有何以莊爲徒勞傷財爲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　東宮嘗隨老伴念高里經而吉適至殿下驟曰老伴来矣即以孝經自檇吉跪曰　主得無念經乎曰否方誦孝經爾其

見畏特如此　東宮出講吉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語　東宮官云先生喫茶局丞張端頗不以爲然吉曰尊師重傳禮當如此姑記此三事以傳後人

郭鏞山西人美儀表嘗習舉子通詩經自腐以進從太監張敏今　殿下衣服飲膳皆鏞幼所服事云

太子三加初折上巾二遠遊冠三九旒冕

景泰帝之崩爲宦者蔣安以帛勒死

太宗時教庶吉士曾子啓二十八人督責甚嚴嘗親

爲試誦一日令背捕蛇者說莫有全誦者詔戍
邊而貸之令栽大木胳等以書懇執政執政袖其
書見上極陳辛苦狀因得釋歸
黃鉞常熟人與胡濙尚書同榜進士以給事中養病
家君永樂初元徵赴京師至半途投水自溺
王觀安慶人狀元及第官至學士承旨靖難兵至
南京金川門觀走死其一妻二女俱被執有旨
配象奴妻詭言被難時有金銀若干寄城外其家
須吾毋子去取不爾爲其所匿象奴利其物因與
俱往至城門市人填隘妻云吾毋子當以衣裙幅

相結恐稠人中相失不便奴許之因固結之其二女亦不解母意比至江側遂縶二女同溺死

安南之北雲南之南八百車里老撾木邦一帶西南孟密舊屬木邦今漸強盛欲侵木邦求爲宣慰實井在孟密

宣德六年作北京禮部　正統四年作北京城樓六年仍作兩宮三殿

保定劉先生丁憂禮部題本差祭　聖旨不准終喪劉辭二本謝恩明日賜四表裏銀五十兩米五石鈔十硬羊四羫酒十瓶差少監送至其家

琅琊漫鈔

文林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紀錄彙編歷代小史學海類編皆收有此書紀錄歷代皆節抄本學海本後有文璧跋謂共四十八條雖尚缺三條然已較紀錄歷代兩本爲多故據學海本排印

琅琊漫鈔

明　衡郡文　林撰

太高祖皇帝生于盱眙縣靈跡鄉土地父老相傳云生時夜晦惟廟有火光明日廟移置東路至今所生地方圓丈許不生草

和州城隍廟額曰勑封承天鑑國司民靈護王問之鄉老云太祖渡江神頗著異故特賜封號今加封誥猶存錦標玉軸其文云帝主受天明命行政教于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之符此天示不知之妙而人見聞所及者也神司淑慝爲天降祥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理人心其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智弗類代天理物之道實罄于衷思應天命此神所鑑而簡在帝心者睠此名城雄列江右王師戾止屢獲成功非神相之何以臻此此必有超出于高城深池之外者宜封曰承天鑑國司民靈護王靈則威加于顯著護則福及于保綏此因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司于我民鑑于我國享茲明祀悠久無疆主者施行洪武二年正月日又頒降神像聖旨可封云云王冕服九旒九章青衣緋裳緋膝緋白大帶緋襪履太祖初渡江至采石駐蹕嫗家飢甚坐穀籠架上問嫗此何物對曰籠牀烹線雞爲食問何肉曰鏃雞飯以大麥曰仁飯太祖默喜蓋龍牀登基仁飯皆吉語也天下既定召嫗賞之至今有辞家窪云

堯典曰象恭滔天蔡註滔天未詳按史記作似恭慢天近是蓋史遷去伏生輩未遠必有所受也諸葛孔

明曰。滔慢則不能研精。蓋滔與慢相通。古有是言也。

亳縣成湯禱雨臺。已淪入于河。（湯有天下而禱雨桑林。不應。臺猶在亳。殆後人僞爲耳。）

成化丁未六月。渡淮。時河清一月餘。不以爲異。及經亳反太和。渡黃河。皆然。今上之龍飛。不偶然也。

北京功德寺後宮。像設工而麗。僧云。正統時。張太后嘗幸此。三宿乃返。英廟尚幼。從之遊。宮殿別寢皆具。太監王振以爲后妃遊幸佛寺。非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既成。請英廟進言於太后曰。母后大德。子無以報。已命裝佛一堂。請至功德寺後宮。以酬厚恩。太后大喜。許之。復命中書舍人寫金字藏經。置東西房。自是太后以佛及經在。不可就寢。遂不復出幸。當時名臣尚多。而使宦者爲此。可嘆也。

宏治戊申二月廿六日。浙東處州景甯縣北屏風山。有白馬成羣。首尾相銜。從牛首山迤邐騰空而去。是年陝西天門開。人馬百萬自下而入。成化丙午。嘉興巫者召仙降筆。問時事。以十二辰爲詩。次年。憲宗厭代。詩云。勸君莫讀相鼠詩。勸君莫歌飯牛辭。騎虎之勢不能下。狡兔三窟將焉之。神龍未遇困淺水。虺蛇鮫鱷爭雄雌。千金駿馬買死骨。神羊觸邪安所施。沐猴也作供奉官。聞鷄亦是五百兒。吠堯桀犬下陛走。牧豬奴戲令人嗤。

晦翁先生稱陳子昂詩如自然之奇寶。但恨其不精于理。而自托于仙佛。然自三百篇後。一變而爲離騷。騷有遠遊諸篇。卽多仙怪矣。再變而爲漢賦。則入于誣妄。至于魏晉之四言五言。則皆神仙懽樂之事矣。子昂效漢魏而作者。又何怪其托于仙佛也。

三皇本紀系少司馬撰。其稱天皇地皇人皇各一萬八千歲。蓋本皇極經世書。云一萬八千歲而天開于子。又一萬八千歲而地闢于丑。又一萬八千歲而人生于寅。此卽三皇之歲數。而本紀乃附會爲之耳。經世蓋自古相傳之數也。

瑞安高世則墓有穹碑一通。吳中太湖石所鐫。碑陰鋸紋朗朗而欹。聞宣德閒永嘉黃少保淮葬父。鋸其半爲神道碑。鋸且盡。高之裔孫某曰。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曰。恐後人復欲鋸耳。黃默然。

淞江錢尙書治第時。多役鄉人。而磚甓亦取給于彼。一日。有老傭後至。錢責其慢。對曰。某擔自黃溜墳。墳遠。故遲耳。錢益怒。老傭徐曰。黃家墳故某所築。其磚亦取自舊冢中。無足怪者。此事與高絕相類。可以爲戒也。

天順閒。桂廷珪者。嘗館于錦衣門達家。刻私印曰錦衣西席。後松陵驛丞甘某。洗馬江朝宗之壻。印曰翰林東牀。一時傳笑。以爲的對。

宏治元年。都御史馬文升奏令南京科道點閱大小教場操軍。御史張昞給事中周紘既往。點亡伍者十之三。主帥成國公朱儀及太監陳祖生、蔣琮恐甚。因撫拾掩飾。朝廷命二人回話。乃直述所以。其事之醜益暴白矣。事下兵部。覆奏解之。有命補外。太宰王公恕上章救之。不允。科道復力諍之。乃得調京首領。

左傳曹人請于晉。晉侯曰。吾歸而君。則歸曹伯者晉也。胡傳曰。其言自京師。王命也。則歸晉君而以累乎

天王理固然乎。春秋聖人之筆也。其詞嚴。其義博。晉伯之初執也。書曹伯歸于京師。善之也。斯時也。天王因其執聲其罪而討之。晉雖不臣。其誰不服。以是而號令天下。其爲東周乎。緩至一年有奇。不決而後晉得以歸之。則是天王與晉以操縱之權也。其曰歸于京師。又曰歸自京師。若晉之京師矣。王之所以不王。臣之所以不臣。一言盡之。嗚呼微矣。

世傳毛寶放龜。寶被溺。龜爲之渡。按寶傳。寶爲苻堅裨將所逐。溺河死。寶先曾畜白龜。後放之河。寶溺時。養龜人亦墮水。若履石上。既渡。視之。乃向所養龜也。長已五六尺。謂寶誤矣。

桓彝忠于晉室。子溫及孫元謀篡。史分爲兩傳。固當。而桓振諸人皆叛賊。不應亦列桓彝傳中。

憲廟時。太監阿丑善詼諧。每于上前作院本。頗有方朔譎諫之風。時汪直用事。勢傾中外。丑作醉人酗酒狀。一人佯曰。某官至。酗罵如故。又曰駕至。酗亦如故。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迫帖然。傍一人曰。天子駕至不懼。而懼汪直。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也。自是直寵漸衰。直既去。黨人王越、陳鉞尚在。丑作直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後二人以次坐譴。保國公朱永掌十二營。役兵治私第。丑作儒生誦詩。因高吟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曰。八千兵散爭之不已。徐曰。爾不知耶。二千在保國公家蓋房。于是憲廟密遣太監尚明察之。保國即撤工。賂尚明得止。成化末年。刑政頗弛。丑于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之。既得一人。問其姓名。曰公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次一人。問其姓名。曰公道。主者曰。公道亦難行。最後一人。曰胡塗。主者首肯。曰胡塗如

今盡去得憲宗微哂而已。

閣老保定劉公健爲臺諫所論而上寵眷不衰。人因稱爲劉鰉花。謂愈彈愈起也。

成化辛丑宿州奏一婦人自脅下生一男。宏治改元戊申余按宿。召視之。八歲矣。名佛記兒。是黃醫官之甥。先是母娠時脅腫如癰。比就褥。母亦昏暈不知。比甦。視脅已平。斑痕甫合。乃知脅下生也。子狀貌頗磊落。鼻上一痣黑而大。余意此決非聖賢。他日或作一高僧耳。蓋誕之異也。

子賤墓在壽州南。孫叔敖有祠。亦在壽州安豐塘上。

虹縣璧靈抵河南。約千餘里。直河無水。云是隋煬帝行舟處。

靈璧縣北齊眉峯道傍有石嶙峋立臥。偃側二十餘里。其色黑潤可愛。土人稱爲活石。問之曰。近有人掘歸。即死。至今莫敢犯者。蓋亦偶有他傷耳。非石也。

春秋書鸜鵒來濟。下書昭公出奔。宋史宜書杜鵑鳴于天津橋。下即書以王安石爲羣牧判官。世傳臣見君呼萬歲。自漢武登嵩山聞山呼萬歲者三。遂爲臣祝君故事。按傻旂傳曰。秦始皇嘗酒有頃。殿上呼萬歲。則萬歲之呼。自秦已有之矣。但無山呼字耳。

永嘉閨婦以青梅雕剜脫核。鏤以花鳥。纖細可愛。以手擘之。玲瓏如小盒。闔之復爲梅。謂之梅籃。李太白詩云。珍盤薦雕梅。豈即梅籃歟。

南京朝陽門外天晴微雲。忽雷擊死數人爲灰燼。迺守廬席老卒。問之人。云是輩惟務戕忍。取良人財物

者。

宏治元年淮水清。舟人曰。昔黃河自戈河入。今戈水塞矣。故清三年春至清河。其流渾。與昔淮水同。而淮水反清。此亦天地河源之一變也。不知有何災祥。漫識之。

懷遠縣人云。黃河合淮時。沿河受害者多。今雖無水害。則槩縣荒落。居民蕭然矣。殆氣候使然。山西鐵冶鑄火盆面洗之類。出爐乘紅刷以膽礬水作生銅貨之。受欺者多矣。

成化閒。太監王高執守白重嘗休沐居慶壽寺。時有兵部尚書者。不欲言其名。往謁之。與侍郎某先後出。部各紿以他往。已而偕集門下。進退惶恐。而都御史王越、戶部尚書陳鉞亦在。高久不出。使主僧將命曰。請諸公拜佛。衆相顧不敢違。鉞笑而倡之。甫拜而高出。曰。諸公今日富貴。皆前世所積。非佛力而何。蓋諧其非有德學所致也。既而揖諸公坐。高曰。昔王振用事。六卿多道私謁人以爲擅權。今諸公見訪。安知外人不議高邪。且諸公訪高。不知以高爲何如人。兵部曰。公眞聖人。高驚訝作色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孔子尙曰則吾豈敢。高何人。而敢謂聖人。辯之亹亹。將百言。衆惴不能出氣。高既卒。諸公相次以事敗。

聞見錄載。呂文靖致仕居鄭。范文正出爲陝西河東宣撫。過鄭。呂問曰。參政出使。何也。文正曰。某在朝無補。圖欲報于外耳。呂笑曰。公誤矣。既趾步去朝廷。豈能了事。文正憮然有悔意。夫文正之出。所謂直道事君者也。其出處必自有則。豈必因呂文靖之言始悔耶。文靖任術數。以是問公。公不敢直斥。故云然。

若出而有悔。烏足爲文正哉。

論衡辨史傳訛謬。若禹母含薏苡而生。禼以含燕而生。伊尹由空桑生。稷以巨人跡而生。又若堯使羿射日。魯襄麾戈反日。孔子預知秦王上我堂。秦實不曾至魯。凡此類歷歷正眞。可以鍼肯綮。破邪妄。至以毒爲太陽熱氣。又謂太陽火氣常爲毒。則謬甚矣。蓋熱自能燋物。太陽甯有毒邪。又甚至于譏訕孔孟。欲廢祭禮。則又天地間之罪人也。

世以史記趙氏孤兒作雜劇。是以雜劇爲史記也。史遷好摭拾不經之言爲傳。不怪其然也。又或辨其有無者。噫。不足辨也。經曰。趙盾弑其君。則盾固未嘗殺于靈公也。盾之善終。又何嘗死于屠岸賈也。史氏之言不足信者多。

蔡先生作洪範方圖。自是正理。其圓圖。與洛書全不同。且洛書以一數居下屬水。後天爲坎。配冬至。圓圖配自九九。尙未大謬。八數居北。後天屬艮。配立春。而圓圖以二配之。二死數也。陰之陰也。以配立春。斷乎難矣。三居左正東。屬震。配春分。與圓圖偶合。四居東南。屬巽。配立夏。圓圖止合其半。五居中。後天無定屬。所以無定位。運四時。根五行。今圓圖以屬夏至之半。六居西北。屬金。後天曰乾。於時爲立冬。圓圖以立秋夏至各當其半。七居正西。後天屬兌。當配秋分。圓圖止合其半。七七以下始分屬之。九數居正南。屬火。後天爲離。配夏至。圓圖以配冬至。始與洛書本圖相反矣。一者。數之始。乃氣之始。而以屬冬至。二者。陰之純。於後天屬坤。洛書位于西南。於時爲立秋。故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以後天圖配洛書。則四

時無不順。七十二候無分毫加損。亦天地生成之妙也。術家有遁甲。想亦是古書。其配合最不差。而避五不用。豈蔡先生以其術家而忽之邪。

（以下原闕十行每行二十一字）

蔡先生所作洪範方圓圖。非不精詳校勘。但一時失于虛五。遂至舛謬如此。後生非敢致喙先哲。考之于古。覺得未穩。姑錄以俟再講。

九九數八十一也。虛五。九位七十二也。虛五則一數爲一候。四時分而七十二候周矣。新圖以多數配少數。故不合。又順數以定四時。于本圖又相背馳耳。若然。則八卦九章何以相表裏。

禹會邨在塗山西南二十里許。土地平衍。相傳爲禹會諸侯處。

汪氏老母。於皇寺側酒媼也。高皇側微時。受其恩多。皇陵署劉氏恩人墳主之妻也。趙氏乾娘。高皇義父之妻也。故以其子孫竝世襲指揮。

吳官童。譚使也。正統十三年。使虜拘爲奴。至十四年。英廟蒙塵。官童聞之泣。方爲人牧放。適也先至。叩馬。以故諭之。久之也先下馬曰。爾識若君邪。官童曰。我君豈有不識者。于是令從者引見上。上曰。吳某至。吾無憂矣。相對泣。官童因告也先。吾中國爲君者甚衆。失一君。復立一君。執之何爲。時英廟與也先曰。爾某年來朝。受某賜。某年又受某賜。爾亦臣也。豈可爲賓主禮。也先設五拜稽顙。復進膳。英廟飲而賜其餘。也先飲之。如是者三。也先以車載其妹爲英廟配。問于官童。童曰。焉有萬乘君而爲胡壻邪。後史

何以載卻之則拂其情。乃紿之曰。爾妹朕固納之。但不當爲野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復卻曰。留俟他日爲爾妹從嫁。當併以爲嬪御也。先益加敬。英廟復辟二年。有哈哈者來朝。英廟在虜時舊隸也。英廟令官童問曰。也先何失信邪。曩時許以妹併從人嫁我。今皆安在。對曰。某年來。被石彪殺。其從而納其妹矣。英廟叱曰。豈有茲事。復戒曰。此言止三人知。敢泄者磔之。彪之反狀既明。而英廟疑之。亦有在矣。

吳官童歸自也先。繫錦衣衛獄。景泰元年。胡人攻城急。石亨乃謀于上曰。得吳官童。可以計退。詔出之見。上釋其械。問曰。爾能退此胡否。功成賞以侯。對曰。能。賜易新衣。抑至石營。石曰。吳先生至。吾無憂矣。官童乃逐一驢。戴破帽。手持纛。直撞入達圍。胡得之以送于主者。官童乃番語云。吾某村人。吾母甫病。入城買肉啖之。執我何爲。復曰。我非與爾等有鄉情。吾固不言。言之。吾君必見殺。我聞中國已有檄召四方兵至矣。某日潛至爾地。勦老營。爾尚守此何爲。某日又當出戰。吾非有鄉情不言。言之祇自害耳。虜聞言。始有退志。然後亨以火器擊之。圍遂解。蓋亦所謂先聲者也。石殆得之矣。由是官童以口舌至都督僉事。英廟復辟。進大都督。坐南京兩府。

嘗讀韓子三上宰相及代張籍書。固愛其文而心竊鄙其事。及蘇老泉上田樞密書。固不能無求也。二人之文。足以傳世。故人皆及見之。下此。不知乞憐之辭。幾千百億萬也。漢時此類文字絕少。逮宋盛時。此風未息。故程明道對韓持國云。惟不求而得。則求者不至。豈上之人有以來之邪。國初至今。士稍有立

者皆以此爲恥。謂能韓能蘇之文章者。肯爲之乎。

戰船用粉塗地。然後加彩。高皇聖制也。南京功臣廟畫壁。與陳漢大戰。高皇乘白船。友諒紅船。既平漢。命以紅船入遞運裝囚。白者加彩。載使臣。亦守廟相傳之言。或有此事。但近時所乘。皆無所謂白者矣。惟北方尚有此制。

予在家時。聞王僉憲華死於温。察院對院有樟榕樹。蓋三四百年物。王先夢人謂曰。我張容也。幸與公同往。心竊疑之。次早見樹有火。益怪。令斲一鐵牌。列其銜。填以硃砂。以鐵鎖幷樹縛之。明日病遂昏亂。半月死。死時樟榕即倒。予聞之異甚。及至温。所謂樟榕固無恙。而偃倒乃傍樹也。然則傳言可盡信邪。

謝靈運送孔令詩。季秋邊朔苦。旅雁違霜雪。凄凄陽卉腓。皎皎寒潭潔。上二句見孔令避地之意。三句喻時。四句美孔。賦而比也。在宥天下理。吹萬羣芳悅。詩意微婉。喻宋公尤妙。

宋義事楚懷。而逆料項梁之亡敗。若辨黑白。可謂知而明矣。所以自處則未也。夫人情有眞僞。王霸是也。王者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伯者則不之顧矣。王伯眞僞。在爲人臧否耳。而項梁爲人。臧乎否乎。使宋義一時知其眞爲復楚。而羽復何如其人也。羽固勝梁。能兀兀久處人下乎。能眞知父子君臣倫理者乎。能至死不變乎。人人知其不能也。其所以立楚懷。又因人之言。而假以服衆耳。使懷王可事。則勸其去而別圖。或不可事。亦必勸以自圖。毋陷虎口。不聽則遯去以避禍。是亦不待智者可以能之。而乃併其身與懷王就戮。智者固如是哉。或曰。宋義與項氏合而不以言爭於懷王。則失事君之忠矣。勸項

氏立懷王者義也今言而不聽當明告懷王曰昔項氏所以立王者聽臣之言耳今不聽王必不能久矣而後去之豈不兩全

于少保之死人皆曰徐武功害之然當時易太子鋼南城非少保而何及景皇帝病頓實欲迎襄府但事未決而中宮猶豫開事泄乃爲內監曹吉祥傳播因起張石之謀迎立憲宗乃出衆議實非少保意也憲宗但知有請章遂復其官與官其子然當時廢太子而今立之豈其本心哉然其功復社稷足以寬其誅但當時張石輩皆武臣不能顯暴其昔日無君之惡而猝然殺之武功又不能辨正故今之議紛紛然大槩廢太子一事凡署者皆當誅豈獨少保哉但少保最得君從違惟頤指故其罪爲獨深當時惟范廣之死爲無辜人至今惜之

史記舜世紀曰生生之具曰什器軍法曰五人爲伍十人爲什共器具什物故云又作役者十人爲火則火伴、家火皆當從火作夥者非

先公官太僕時政事之餘楮筆在前即信手草一二紙或當時見聞或攷訂經史閒命壁錄置册中而一時逸亡多矣且皆漫言未嘗修改壁每以請則嘆曰此豈著書時也他日閉門十年當畢吾志嗚呼豈謂竟不竢耶自公少時即有志著述有日程故錄甚富在滁失之此編蓋百分之一耳姑存之以著公志在温一二事散錄詩文藁中不忍棄去併鈔入之總四十八則宏治庚申十月仲子壁拜手謹書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三餘贅筆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平裝

G一八八九上

（本書校對者董雲霆潘同會）